

編後語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本期《古今論衡》的內容與風格有些轉變。本期出現了英文論文，而人物介紹也不是本所的耆老；以往封面以本所收藏的器物為主，本期卻由傅斯年擔綱。雖然這些轉變主要是為了配合文稿的內容，但也是編者們的新嘗試。《古今論衡》不只是介紹史料的刊物，當傅斯年先生提醒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時，我們也不當忘卻在材料中尋尋覓覓的人正是「我們」。人物與材料的互動，構成了本所的傳統，也是文史研究的礎石。《古今論衡》的目的正在發掘、討論文史研究中人與物間的種種問題。

本期的專題為「歷史書寫」，由陳平原、陳弱水與栗山茂久等學者分別以中、英文討論現代中國史學專業歷史書寫的興起及流變，並介紹了美、日等國專業歷史學家的寫作方式。寫作從來就不是用文字描繪事實而已，而是透過文字重組線索的創作過程。因此，以什麼形式來組織不同的線索不但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呈現，也展現了當時學術社群的研究典範(paradigm)。只是書寫形式常被視為文史學者的基礎訓練，無法使用既定的形式書寫，只會引人質疑作者的學術能力；亦即書寫形式與研究者的專業認同無法分割，而鮮少成為論題。中國現代論文格式的發明者胡適先生便曾表示，他最痛恨「作史筆法」，而他只有點「考據癖」和「歷史癖」。胡先生顯然認為書寫形式與策略只是捕魚的筌，一得魚便可棄去，正是視歷史書寫為理所當然，無庸再議。以往台灣的學界很少討論書寫形式的問題，近年來受到西洋史學中像*Metahistory*或是*The Footnote*一類作品的影響，學者們才又重新檢視歷史書寫本身的歷史及其對歷史知識建構的影響。透過本期歷史書寫的專題，我們期待著來自其他文史專業領域對其書寫形式與書寫策略的省察。

編纂本期時恰值國內期刊重新排序，本刊收到了排序的邀請，但是我們決定不加入這個「棒子與胡蘿蔔」的遊戲。這項決定對本刊與台灣的文史學界都是一項試鍊。不論此制度立意為何，根本的問題是：台灣學者當真得在「棒子與胡蘿蔔」之間才活得下去？台灣學者真的必須為了考核而研究，為了配合評量而選擇刊物出版？不錯，台灣的文史學界以往缺的是合適的評鑑制度。以前文史刊物乃為了合理化文史體制而存在。一系一所便有一刊物，其目的則是為了供體制內的工作人員升遷，刊物的品質則參差不齊。學界很少見到學者們為了開發某一問題領域或研究興趣而自動出版刊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期刊排行與學術評鑑的功能不容抹煞。只是目前考評機制與標準並不完備。譬如提供個人評鑑與社群發展的指標——論文引用次數，竟然任由作者自行填寫，或者假手刊物的編輯提供。引用次數是任何「引用檢索分析」(citation index analysis)的基礎，也是客觀評鑑一份期刊的重要指標，缺乏這類資訊，期刊的影響力(impact factor)很難評估，刊物評鑑的公信力亦難建立。國外的學術社群耗時費錢發展出這門技術並不僅是為了評估個別學者的成就，主要還是為了理解學術界的結構與發展，由專職機構負責建立大型的電子資料庫，進行複雜的統計分析。（見：*Eugene Garfield, Citation indexing,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相

較之下，台灣的期刊排序連最基本的技術都還沒建立，用前現代的技術處理後現代的評鑑問題。但即使台灣的「引用檢索分析」真上了軌道了，結果又如何？從目前國內學者大都只看外國（包括中國）著作的情狀看來，台灣「引用檢索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大家都已知道：台灣其實只是其他國家學術界的附庸，這個學術界的產品連對自己人都沒有影響！

一百多年前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躲在檔案館中愉悅地將一條條的材料轉換為他的論文註腳時、當史學論文的書寫形式開始成形、史學邁向專業化的當兒，史家的諍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對於越來越專業化、越客觀取向的史學界便已提出警告：「這些（歷史）作品永遠都不會有什麼影響，而只是得到批評。而這些批評本身也沒有什麼影響，只是孕育出另一個批評而已。……這些批評者……把最黑的字跡印在吸墨紙上；以濃酣的筆墨繪成優美的圖案，而管這叫『修改』。」《古今論衡》創刊的旨趣之一便在逃脫這一無盡的評審循環，開拓文史研究的創意空間。我們相信學術論文之良窳，並不完全取決於論文的審查，而和學術社群的品味（或是學術標準）有關。一個品味不佳的學術社群，即使審查再嚴，也很難期望會有令人動容的作品出現。我們也自信，《古今論衡》雖未在排行期刊內，也就是本刊的論文可能不會與作者們的續聘、升等等學術的生命禮儀相關，但刊在本刊中的文章品質，絕對可以媲美其他排行榜上的刊物。另外，本刊既名為「論衡」，自然希望討論有開創性、爭議性的議題，而不僅是另一份學報。在此我們除了感謝當初構設本刊的杜正勝與王汎森等先生為文史學界留下一片空間，也誠摯地邀請諸位共同來灌溉這片園地。

最後，我們要對本刊的圖像作些說明。追求圖像的品質原本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有些作品因原來的圖像品質本就不盡理想，以致在刊登時未能充分發揮圖像的效果，特此向各位讀者致歉。我們也呼籲撰稿者，盡量附上照片和說明。如果是電子檔，那麼原圖像點數不得低於300x300 dpi。另外，本刊在圖像運用上仍有不少開展的餘地。目前多數的圖像只是文字的陪襯，我們期待著更多有關圖像分析的文章，充分發揮圖像在歷史論著中的生命。